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蔣予林

古史卷二十一

宋 蘇轍 撰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文王之子而封於武王左傳富辰言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太史公言畢公正以爲周同姓失不考之左氏也成王末年與召公爲二伯率東諸侯以相康王君陳既沒康王乃命畢公保釐成周其後絶封有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

之以魏封畢萬為大夫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諸公子爭立萬之子曰武子犨從公子重耳亡十九年而反國是為文公以犨襲魏氏後且為戎右從侵曹曹僖負羈有施於文公令無入其家犨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公欲殺之而愛其材獨殺頡而舍犨以舟之僑代為戎右武子由此不用

武子生三子一曰顆嘗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有子曰頡二曰錡邲之戰射楚共王中目楚王使養由基射殺之有子曰相三曰莊子絳最賢事晉悼公平公初為中軍司馬悼公三年會諸侯于雞澤公弟揚干亂行莊子戮其僕公怒將殺之莊子以書請曰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不能致訓至於用鉞敢歸死於司冦將伏劒公跣而出親止之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因莊子納虎豹之皮求和諸戎悼公將拒之莊子請因而撫之以專力諸夏公從之卒獲其利十一年晉始服楚鄭人來平以歌鐘二肆女樂二八為賂悼公以樂之半賜莊子曰此和戎之効也魏氏於是始有金石之樂十三年莊子始佐下軍平公三年還將下軍莊子卒子獻子舒嗣獻子事平公昭公頃公定公四世平公十七年獻子與荀吳伐羣狄于太原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乃毀車為行以

誘之大敗狄人頃公之世六卿益彊公室卑十二年荀
躒以賂誅大夫祈氏楊氏而分其田為十邑獻子為政
命十邑之大夫謂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者也謂知
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者也其餘四人司
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皆受邑而後見獻子魏戊獻子
之子也而晉人不以為黨仲尼聞而賢之曰魏子必長
有後於晉矣梗陽人有獄以女樂賂獻子將受之魏戊
謂閻沒女寬曰王以不賄聞於諸侯今將受梗陽人柰

何二子退朝待於庭獻子召而饋之比置三歎獻子怪而問之對曰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故歎中食自咎曰豈將軍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乃辭梗陽人定公二年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獻子南面衛彪傒曰干位以令大事必有大咎明年獻子屬役於韓不信而田於大陸焚焉卒於甯晉人去其柏槨獻子之孫曰襄子曼多十五年趙鞅殺邯鄲午中行寅范吉射攻趙氏

襄子與知氏韓氏共伐范中行逐之而分其地襄子之孫曰桓子晉哀公之四年知伯瑶狃於范中行之勝貪利無厭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知伯之為人好利而鷙請而不與則兵加於韓不如與之將復請於他國若不與必爭則韓免於兵矣韓康子曰善與之萬家之邑一復請地於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於韓而韓與之魏若不與則兵至於魏矣桓子曰諾亦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喜復請於趙趙襄子不與

知伯怒陰結韓魏以伐之韓魏雖從知伯伐趙然心知趙亡患必及韓魏也於是趙襄子使張孟談間說二子遂與趙氏謀反以兵攻智伯殺之而分其地三家之圍晉陽也郄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非反如何明日知伯以告二子二子曰夫勝趙而三分其

地城今且拔矣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背盟約勢可見矣是郄疵為趙計使君疑我而解於攻趙也趨而出郄疵知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知氏桓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作斯文侯之元年則秦靈公韓武子趙桓子之元年也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樂羊將攻中山中山得其子懸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遺之羹羊食之盡中山知其恐也下之羊還報色自

得也文侯以羣臣賓客謗書二篋示之羊還走再拜曰此非臣之力君之功也他日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悲夫贊曰食其子其誰不食矣文侯由此疑之文侯使子擊守中山趙倉唐傅之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於君倉唐問曰胡不遣人使上國乎擊曰願之久矣誰可者倉唐請行問君所嗜好擊曰君嗜晨鳧好北犬乃遣倉唐緤北犬而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使者不敢見於朝請以燕閒奉晨鳧

敬獻庖人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不忘吾所嗜好者召倉唐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太子在外君國名非臣所得聞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曰子之君無恙乎曰臣之來也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孰與是長曰擬人必於其倫國君無所擬之文侯曰長大孰與寡人曰君賜之外府之衣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造矣文侯曰子之君何業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誦

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曰非敢也思君耳文侯復誦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揺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曰子之君怨乎曰非敢也思君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襲衣曰必以雞鳴時至太子發篋視之衣盡顛倒曰君侯召擊矣倉唐曰臣未聞命也擊曰君命子以雞鳴至而衣盡顛倒詩不云乎東方未明顛

倒裳衣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見文侯文侯大喜置酒而稱曰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計也乃出少子摯封之中山而復太子擊是歲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文侯甞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謌太子不悦謂子方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人主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亡其家貧賤者

若不得志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太子及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歎曰自吾以行友子方而君臣益親百姓益附自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今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未得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吾豈不及古之人乎然文侯受業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過其閭必式任西門豹守鄴河内稱治任吴起守西河諸侯不敢加兵又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之法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民不散行之魏國國以富強秦嘗

欲伐魏或曰魏君親賢而愛民上下和合未可伐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韓趙相難韓來索兵以攻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亦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韓趙不得兵怒而反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以此終文侯之世未嘗與韓趙交兵文侯欲置相問於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克曰臣聞卑不謀尊踈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

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所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

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食禄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烏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

曰Ꟈ鄗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三十一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三十五年秦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三十八年伐秦敗之武下得其將識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于澮使吴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

十五年敗趙北藺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惠王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立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惠王元年韓懿侯與趙成侯合軍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遂圍惠王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衛

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不聽韓不悦以其卒夜去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懐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公叔痤將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王郊迎之賞田百萬公叔痤辭曰夫使士卒不崩擾者吴起之餘敎也相地形决利害使士卒不迷者巳寧爨襄之力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吴起之後賞田二十萬巳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

者之後不掩能士之勳復益田四十萬為百四十萬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史記秦本紀及此皆云虜公孫痤耳惟趙世家及秦魏韓年表皆云虜太子痤按孟子梁惠王言寡人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齊之所虜則太子申而秦未嘗虜魏太子凡史記言是年秦虜太子痤者皆非取龐秦孝公初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隊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之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

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魏文侯既滅中山使子擊守之矣今此云中山君相魏者蓋尋復國也故後卒為趙所滅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復使田忌孫臏擊魏以救趙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太子申為上將軍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與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忌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

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必封不聽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王矣太子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太子曰諾將還徐子曰彼勸太子戰欲啜汁者衆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之御果謂太子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遂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龐涓死太子虜軍遂大破惠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寡人怨齊至死不忘國雖小欲悉起兵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王者得度

而伯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遠於計矣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也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之此計之不可者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如此楚王聞之必怒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惠王曰善乃使人下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與魏和而下楚此可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衆而禽太子申臣

萬乘之魏而畢秦楚諸侯之疾我者衆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納魏王與之並朝者再三趙人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後八年乃圍齊於徐州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三十二年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

阿南惠王數被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惠王曰寡人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空虛以羞宗廟社稷寡人醜之叟不遠千里而來何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何必曰利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惠王卒子襄王立將葬惠王而天大雨

雪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請弛期太子曰吾為人
子而以民勞費用之故無行先王之喪不義也羣臣皆
不敢言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其惟惠公乎
乃告惠施惠施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日乎太子曰然
施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之見棺之前和
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
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今
葬有日而雪甚難以行意者先王亦欲少留而扶社稷

安黥首也夫太子為及日之故而不攺得毋嫌於欲亟葬乎若弛期而更日此亦文王之義也太子曰甚善使更擇日襄王元年與齊宣王會於徐州以相王追尊父為惠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彫陰圍我焦曲沃與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

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王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兩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又案司馬貞索隱言世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太史公記襄哀之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又孔衍叙魏語亦無哀王蓋紀年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故今仍以史記為定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與五國共攻秦至函谷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

走犀首岸門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孫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

今國迫於難而寳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醳衛不以王為主故寳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説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

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説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强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

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武王后來歸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與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三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秦復與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伐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秦約趙伐魏魏王患之芒

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問之對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絶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效鄴者使者之罪卯不知也趙王恐魏乘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為之

中者也王能使臣為魏司徒臣能使魏獻秦長羊王屋洛林之地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為魏司徒夘謂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患因請秦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逺矣王曰善因與秦河東地方四百里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怒芒夘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誠赦臣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

令地已入而兵不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山東之士無復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矣卯并將秦魏兵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歸帝稱王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温齊湣王驕甚欲去孟嘗君孟嘗君來奔昭王以為相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

兵至大梁而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
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封弟公子無
忌為信陵君二年秦又拔我兩城軍大梁下韓來救與
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
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王將入朝於秦周訢謂
王曰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王曰子患寡人
入而不出耶許綰為我呪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
訢曰許綰之首猶鼠首也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

孰與無河内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内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應侯矣今不行欺之也支期曰王勿憂臣使長信侯請無内王即見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内王於秦者寧以為秦耶吾以為魏也支

期曰君無為魏計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長信侯曰樓公已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入支期隨其後先入見王曰王偽病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無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五年將使叚干崇割地而講秦蘇代謂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

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察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説也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用梟也王曰善然卒與秦南陽

以和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

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頼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虞卿謂趙王曰魏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王能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則從事可移於趙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

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如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信陵君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好利無信不識禮義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

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禍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

也若導河內倍鄴朝歌絶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之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安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

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內河外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

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山河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強秦

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
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
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
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
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
衛齊甚畏天下西向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
秦圍邯鄲魏王使晉鄙以兵救之畏秦不行信陵君矯
奪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三十年秦兵伐

魏無忌自趙歸魏率五國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
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或為增謂秦王曰
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
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不若貴
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
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信陵
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東郡二年
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

蒲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決河溝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安陵君者封於魏襄王至此六世矣此必魏之同姓信陵君之諫安釐王親秦而代韓也因曰秦惡安陵氏欲誅之久矣又戰國策安陵人有縮高者信陵君欲取之安陵君不遣縮高自殺信陵謝之然則安陵者魏所封小國也魏之亡也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悅安陵君因使唐

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

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累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劔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蘇子曰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内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被服儒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秦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

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古史卷二十一

古史卷二十二

宋 蘇轍 撰

韓世家第十五

韓之先曲沃桓叔之後也（外傳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拜曰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故杜預韋昭皆言韓氏桓叔之後）桓叔生莊伯莊伯之子曰武公弟曰韓萬晉鄂侯四年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殺之武公三十八年代有晉國韓氏始入晉為大夫萬之孫簡事晉惠公惠公與秦穆公戰于韓原使

簡視秦師簡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不可與戰惠公不聽兵敗秦人執之以歸簡曽孫子輿子輿之子曰獻子厥晉靈公之六年趙盾言之於公以為司馬秦晉戰于河曲盾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戮之衆皆怒盾獨喜曰舉而不黨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召獻子而禮之曰子勉之終是心也可以臨長晉國矣景公十一年獻子之為司馬二十七年矣從於伐齊齊師敗獻子從齊侯執縶於其馬前奉觴加璧以進幾獲齊侯逄丑父以身代

齊侯齊侯逸十二年晉作六軍而獻子將新中軍十三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欲居郇瑕氏之地曰饒沃而近鹽不可失也獻子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如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居之無疾公從之遷于新田是歲楚伐鄭欒書禦之遇於繞角楚師還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羣帥皆欲戰獻子與荀首士燮諫曰不可吾來救鄭而遂伐蔡既遷戮矣若又怒楚戰必不克欒書從之自是軍

行以三卿為謀主師𨙶有功十七年景公誅趙氏朔之子武從其母姬氏畜于公宫分其田以與祁奚獻子言於公立武而反其田厲公六年獻子將下軍晉楚戰於鄢陵楚師敗績厲公歸而殺三郤欒書荀偃執公而召獻子獻子辭焉乃免於亂悼公立獻子為政楚人伐宋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遂起師遇於靡角之谷楚師畏之而還七年獻子請老長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讓其弟宣子起以無忌掌公族大夫獻子雖去位而荀

塋為上卿稟焉以從政卒以服楚而伯諸侯十三年命宣子將上軍宣子願上趙武而佐之平公十一年宣子聘于周稱晉士起靈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於澶淵魯叔孫豹歸語其大夫曰趙孟將死矣為政者必韓子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若不早善韓子魯必病十七年趙文子卒宣子為政出聘於諸侯至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至齊見公孫竈之子旗與蠆之子彊曰非保家之主也弗臣齊人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昭公六年宣子聘于鄭求玉于賈人子產弗與宣子以玉與馬謝之曰子命起舍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宣子好善而不立晉大夫范鞅荀躒貪而不信以賄誅祁氏羊舌氏而分其邑楚滅陳蔡畏楚而不能救魯季氏逐其君取賄而不能納宣子居其間無所可否自趙

武死而晉益衰魯叔孫之言皆信頃公十二年宣子卒子簡子不信嗣定公三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以城成周十五年與知趙魏三家共逐范中行氏左傳晉頃公之十二年當魯昭公之二十八年周敬王之六年是歲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而史記年表周元王元年猶為韓宣子之年故逐范中行猶為宣子之事左傳宣子沒簡子不信繼之史記年表宣子之後遂至康子而世家宣子之後有貞子而後至簡子太史公言韓氏世次自此以上脫謬尤甚 簡子卒子莊子嗣莊子卒子康子嗣晉哀公四年康子與趙魏共滅知氏將分其地段規謂康子必取成臯康子曰成臯石田也無所

用之規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君用臣言韓必取鄭從之及韓之取鄭也實自成臯康子卒子武子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虔立景侯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至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敗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

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六年嚴遂弒哀侯及相韓傀史記年表世家皆書列侯三年聶政殺相俠累後二十六年當哀侯六年皆書韓嚴弒哀侯而刺客傳言嚴仲子事韓哀侯與相俠累有郤使聶政刺殺俠累戰國策亦言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其君二人相害故嚴遂使聶政刺俠累累走抱哀侯并中哀侯以刺客傳及戰國策考之則聶政刺俠累當在哀侯六年是時嚴遂之去韓久矣而史書韓嚴弒哀侯者亦春秋趙盾弒君之義也然則年表世家書列侯二年盜殺相俠累者誤矣今故削之仲子嚴遂字俠累韓傀字也子懿侯立懿侯元年與趙因魏亂伐之圍魏惠王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十二年懿侯卒

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黄池魏取我朱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脩術行道國内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一年昭侯如秦史記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未詳何君故不書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矣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是謂時絀舉嬴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子宣惠王立宣惠王八年魏敗我韓舉十年初稱王十一年

與趙會區黍十四年秦敗我鄢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我將鰒申差於濁澤公仲謂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

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不為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絶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南交楚必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韓秦之兵而免楚國之禍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内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王聞之大悦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

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輕絶强秦之敵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秦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强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絶秦秦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眛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

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于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外以歸今也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隂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隂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弛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

為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外者張儀而已其實猶不失秦也自楚圍雍氏至猶不失秦一節史記誤在襄王十二年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然則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今據徐說正之公仲從之秦果出兵與韓共攻楚敗楚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宣惠王卒太子倉立

是為襄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眛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為太子時蟣虱質於楚冷向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内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

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德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蘇代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圖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史記說韓咎芊戎者皆蘇

代一人而異説理必不然矣戰國策以説韓咎為冷向益得之矣

十三年立子咎為太子齊魏王來十六年與齊魏共擊秦至函谷秦與我河外及武遂以和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兵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助諸侯攻齊濟西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暴鳶救魏為秦所敗鳶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

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曰未急也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王謂公子他他或作池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秦韓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

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鋭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惟便是從韓之在我腹心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臨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王恐使陽城君謝秦請效上黨以和令韓陽告上黨守靳𪇆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王將入上黨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靳𪇆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雖有王命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則

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以諾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上黨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將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秦而願為趙請敬内之趙王受之秦怒移兵攻趙十三年秦拔趙上黨擊殺趙括坑趙兵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成臯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

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信陵之説魏王曰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内有大亂外交强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又李斯上書言趙高必為亂曰如韓玘之為韓安相也此二事皆二人所親見而至漢氏太史公不得其事矣大抵戰國事韓最跡略耳

蘇子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隂德故宜有後予以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實昭文之

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乎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固當然哉

古史卷二十二

古史卷二十三

宋 蘇轍 撰

田敬仲世家第十六

田敬仲完者陳厲公躍之子也厲公之弟二人長曰桓公林次曰宣公杵臼厲公之後再立弟故厲公子不得立宣公二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敬仲善於禦寇懼而奔齊實齊桓公之十四年也桓公以敬仲為賢將以為卿敬仲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而免於罪戾君之惠也

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桓公以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敬仲之少也厲公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史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必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及懿氏將妻敬仲卜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敬仲入齊能讓而有禮君子亦知其將有後矣敬仲居齊始為田氏

生田穉孟夷夷生田湣孟莊莊生文子須無事齊靈公莊公文子賢二君不能用立於崔杼慶封之間文子亦知其必敗也文子之子曰桓子無宇文子在而桓子出使於諸侯矣莊公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使薳啓彊來請會期齊聞有晉師使桓子辭且乞師崔杼弑莊公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稱其清景公三年文子與欒高鮑氏共誅慶舍而逐慶封景公淫侈政事廢墮厚於賦斂而急於刑戮桓子陰收齊衆制其家量與公量

四而加一以家量貸而以公量取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故齊人皆疾景公而德陳氏九年晏子聘於晉與叔向言及齊故知齊之將為陳氏也十四年公孫蠆卒其子彊幼欒施欲治其家高氏之老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桓子善於高氏乃皆授甲將攻欒氏施見桓子曰子胡然吾將以厚高氏耳子姑止之桓子稽首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六年或告桓子曰欒氏高氏將攻陳鮑桓子甲以見

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欒高則皆將飲酒遂伐之欒施高彊皆敗出奔魯桓子與鮑氏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桓子從之既而請老于莒景公之母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由此始大凡齊之公族逐於欒高者桓子皆召而反其邑且私具帷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與之凡公族之無禄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晏子言於景公以陳氏為虞勸公力行仁政以懐撫齊民而以禮止陳氏私施公雖善之而溺於淫樂竟

不能用故陳氏遂大桓子卒子僖子乞嗣史記范中行氏反晉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往救而輸之粟按左傳景公與衛叛晉久矣前此已屢伐晉其救范中行非田氏樹黨而後請之也景公嬖少子荼使國夏高張傅而立之寘羣公子於萊公卒僖子構高國於諸大夫共伐之二子戰敗出奔僖子立悼公遷荼於駘而弒之僖子卒子成子恒嗣悼公立四年齊人弒之而立簡公壬簡公嬖闞止使為政成子畏之簡公四年成子與諸陳攻殺闞止因弒簡公而立公弟平公驁史記成子既弒

簡公懼諸侯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吴越之使案左傳成子歸成於魯以子貢之言不得已而與之本非成子所以自完之計也又自是齊晉更相侵伐未已亦不見成子約三晉之實又是時吴滅已久而言通吴越之使亦非確論也故皆不録成子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氏成子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所食平公十三年晉伐鄭成子救之師將與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以命顔涿聚之子晉曰而父死於

隰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鄭人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令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乃還成子侍妾數十有子百餘人史記成子選齊國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賓客舍人出入者不禁故成子之子七十餘人譙周以謂田恒之為人雖大負弑君之名至於行事實亦修整必不為此失行也周説有理令故不取史記成子卒子襄子盤嗣襄子相齊宣公宣公三年三

晉滅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襄子卒子莊子白嗣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毁黄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自襄子至太公三世相齊宣公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康公立十四年淫於酒色不聽政太公遷之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十五年魯敗齊平陸十八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和為諸侯周天

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太公立為齊侯列於周室二年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五年韓魏趙伐我至桑丘史記三國世家及年表皆書此事止此而已獨於此書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與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案騶忌相威王後此二十餘年既可疑又據戰國策田臣思伐燕之謀乃湣王十年伐燕噲子之之事也然太史公湣王十年全不載伐燕事今削之桓公五年而載之湣王十年乃得其實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

無後奉邑皆入田氏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伐我靈丘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

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與左右嘗譽阿者遂起兵西擊趙魏衛魏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史記於此言敗魏濁澤圍魏惠王案三晉世家是年韓趙圍魏惠王其事甚詳齊初不與也是時威王初親政伐魏以自解則可必未暇與韓趙圍惠王也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因言鼓琴以及政事王善之見三月而受相印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二十三年

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數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

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王慚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時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閲謂騶忌曰公何不言於王使田忌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

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騶忌言於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兵擊魏大敗之桂陵三十三年殺大夫牟辛徐廣曰大夫一作夫人索隱亦曰年表作夫人然今年表作大夫矣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與騶忌謀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所田忌聞之遂率其徒襲臨淄求騶忌不勝而奔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孝公用商鞅周致伯於

秦二年王知田忌為騶忌所賣乃召而復其位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戰不利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

於齊齊乃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八年復會甄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以相王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髠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孟軻最賢以為御皆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相張儀與諸侯執政會齧桑犀首立五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奈何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登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雖廢王猶且聽也然中山恐必為趙魏廢

王而務附焉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絶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君難其王中山恐亡其國必廢王事齊賢於為趙魏驅羊矣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臣聞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王而負海不與焉此其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

之為人也多智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遂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絶齊而從趙魏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

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强萬乘之國耻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背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强敵也出

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兵不用而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登曰王發重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耳君笱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絶之王亦絶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

存之也張登曰此正所以存之者也齊以是辭來因以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中山王事遂定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八年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燕大亂十年燕太子平與其將市被欲攻子之儲子

謂湣王曰因而乘之破燕必矣是時秦魏伐韓韓求救於齊湣王謀救韓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起兵救韓湣王因令章子將王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破之燕君子之皆死齊遂虜燕衆毁其宗廟遷其重器將遂滅燕燕人不服諸侯皆謀救燕乃止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

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煑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柰何使毋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郤齊宋馮因摶三國之兵乘屈丏之獘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

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獘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

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刼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於秦孟嘗君薛文入秦秦以為相是歲楚懷王入秦秦因留之二十六年文以計得脫歸復相齊因約韓魏共攻秦求出楚懷王二十八年三國攻秦至函谷軍焉秦與韓魏河

外以和兵罷楚懷王死於秦楚太子橫先質於齊湣王與相薛文謀歸橫立為頃襄王二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四年田甲劫湣王王疑相薛文使之文懼亡去已而知文無謀召之文遂老居薛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入齊見於章華東門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令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願王受之而勿庸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

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與秦為帝則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而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為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以

伐桀宋國重而名尊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以敬秦為名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熟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代之在燕固與燕昭王謀勸齊伐宋以獘齊因謂湣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舉燕趙之衆猶鞭策也臣聞王者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

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弗為湣王曰善三十八年使韓聶將而伐宋秦昭王聞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所以為王也齊强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説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矣以萬

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三覆宋兵宋王出亡死於温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湣王驕甚欲去孟嘗君孟

嘗君出奔魏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我敗我濟西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初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湣王斮之檀衢故百姓不輔齊宗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故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亦殺之故大臣不親及燕兵至使向子將而應之軍破向子以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湣王不與軍遂破走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宫舍之稱臣

而共具湣王不孫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内遂走莒楚使淖齒救齊因相湣王淖齒數湣王曰昔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湣王於鼓里而

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嚣齊人有王孫賈者年十五事湣王王出走失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尚何歸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刺淖齒殺之畫邑有賢者王蠋屢諫王王不聽退而耕於野燕人知之令軍中無入畫邑三十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

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自經絶脰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欲立之湣王之死也王子法章易衣服變姓名為莒太史嬓家灌園太史嬓女奇其狀皃以為非常人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焉淖齒既死莒中人推求湣王子得法章立之是為襄王以保莒布告齊

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時燕已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田單堅守即墨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盡復齊故地封田單為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初襄王之立也即以太史氏女為后是為君王后建之母也太史敫曰女不媒而嫁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亦不失人子之禮王建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

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郤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髙義也郤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郤强秦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國子曰秦破馬服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何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

楚之柱國也秦固已取安邑晉陽鄗郢三國與秦壤界矣今又劫趙魏踈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内絶趙之東陽則趙魏危矣趙危則非齊之利也夫韓魏楚趙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𢖍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齊以淖齒之亂

惡楚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使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秦之有楚以資固於齊也齊見秦之有楚則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使人以涓來之辭漫固於齊齊秦必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辛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

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歴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王建將入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邪為王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還車而反雍門司馬與即墨大夫即入見曰齊

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万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万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万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稱制乃西面事秦為大王不取也秦使陳馳誘齊王約與五百里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為郡天下一并於秦始君王后賢事

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遺君王后連環曰齊多知能解此連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連環謝秦使曰謹已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戒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之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齊閒金使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閒勸王朝秦不脩攻戰

之倫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既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賔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蘇子曰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筭也公孫衍一説齊魏而蘇秦之約不能期年以壞衆志之不一其勢固難成哉然天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支者彼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强抗秦而干戈日至

勢不可矣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强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亟雖秦之暴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親湣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媮安自守僥倖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三遷信讒以誅李牧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

信陵韓王安制於韓玘燕丹私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
雖使秦冠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矣而况秦秉其弊乎

古史卷二十三